

黄河浩荡耀中州

金仁顺



从郑州出发，两个多小时后，车停下来。从车上下来，在这中州大地，放眼望去，有点儿荒，有点儿野，有点儿莫名其妙——有人伸手指向右边指，“看，黄河！”

心“突”地跳了一下。第一次，离黄河这么近。近到可以沿着河岸走下去，走到河边，摸到河水；第一次，这么认真地看黄河。水量不大，河床倒是宽阔，河中间有零星星的滩涂露出了水面，把一条大水弄出了很多补丁，有时候还是补丁擦补丁。黄河像北方任何一条大河、长河：寂寥、阔远。

一

最早看黄河是在地图上，一个大“几”横贯中原。再往南有长江，也是东西横贯。但黄河的形状是有情绪的，大起大落，充满戏剧性。它飞腾而上，笔直折向东方，又突然向下直坠，再次



行天下

人到中年，竟然喜欢上了看大海。我住在山东莱州小城，此乃渤海之滨。在每个季节里，不管是白日还是黑夜，我都喜欢看大海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莱州人，出生的村庄就在海边，整个少年时期几乎就是在海里成长起来的。莱州湾有长长的海岸线，西部浅滩区，东部深海区。浅滩区有丰富的贝类资源，生长着各种蛤蜊。蛤蜊有大有小，有黑有白。这些不起眼的贝类有着各种各样的隐藏方式，在从大人们那里学会了挖掘他们的技巧后，每一个周日，一众小小少年都会出现在海滩上，一天的收获都要用来换取学习用品，这或许是我们那时最初以生计为目的的赶海活动，也早早体会到了生计的艰辛。

随着年纪渐长，从求学到工作，便离大海越来越远。此处的远，不是现实中与大海的距离，是源于内心对大海的疏离，甚至是忘记了大海的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心血来潮，想再次去赶海。此时，我已是中年，与大海行离了近30年的时间。趁休假，开车去了海边。此时的大海让我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，早年泥土乱石堆砌的防潮堤已经修筑成了滨海景观大道，车辆与游人交织。

现在，赶海已经不是为生计，而是休闲，单纯以看海为目的。海滩上散布着赶海的人们，多以家庭为单位，孩子们年少，大海给他们提供了走近自然的良机。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满含着欢乐与惊喜，日常餐桌上久吃不腻的海鲜，在这里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。挖到的每一个蛤蜊，或者是浅滩上遇见的每一个四处跑动的小蟹，都会招来他们兴奋的喊叫。

我也曾在一个冬日去看过大海，一个人走在海边，海浪已经是细微到几乎不存在一般，四下里静默，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寂静到仿佛冬天把自己冻结在时间里，面前看到的一切，如同是一幅蔚蓝的天空倾覆在一片白亮的世界里的水彩画，涂抹的每一条色彩都是安静的，给我以空间阔达与时间久远之感。

我在一个文字里描述过秋夜的大海。朋友们都心生羡慕，纷纷问我，“大海离你家有多远呢？”

折向东方。

再后来是在飞机上看黄河，一溜水线在山岭间，高度把神奇变成平凡，消解了滔天巨浪。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诗里的黄河才是我们习惯的黄河，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黄河。黄河是天上河，下凡到人间。落到诗人纸上，便是千古绝唱。像眼前这样，黄河平铺在我们面前，就像光华耀眼的神祇洗净了铅华，露出本来面目，它是黄河吗？是，又不全是。

而在歌声里面，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。”黄河是喧哗的，躁动的，它不像一条沿着河床流动的河，它像条龙，还是条情绪激动的龙，它正在挣脱河床，一河大水即将凌空跃起，山川日月都要为之色变，惊悚。

二

我们来看黄河，郑州、小浪底、洛阳、三门峡。这几段的黄河河水清澈，沿途风光秀丽，是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里的那条黄河，在深秋季节拥有澄碧水晶的质地。这得益于小浪底水库，它滤掉了黄沙，也收拢了黄河的部分野性。

在洛阳，想起几个唐朝人。

一个是武则天。这位山西并州长大的少女，在长安宫殿里一步步成长，蜕变，强大，变成女皇，就像一条河，不经意地流动，不断地有支流汇入，水势渐盛，感到漫漶无边，无力量能收束，直至淹没了唐朝的一段历史。武则天喜欢洛阳，称帝时，定都在洛阳，建立武周。两千多年过去，武则天命人建造的明堂和天堂，只留下片言只语的印象。

隔着伊河，龙门对面就是香山。武则天喜欢香山，在香山坐朝，还办过诗会。一百多年之后，白居易流连于伊阙山水间，乐而忘返，晚年时，更是索性住在这里养起老来。

元稹死时，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铭。他起先谢绝酬金，但元稹家人坚持奉谢。白居易便以他和元稹两个人的名义，捐出酬金，重修了破落已久的香山寺。香山寺再次声名大振，一时间游人络绎不绝。白居易死后，家人遵嘱把他葬在香山寺附近。“香山居士”名副其实。

三

我们此行最后一站是三门峡市。相传大禹治水，挥神斧将高山劈成“人门”“神门”“鬼门”三道峡谷，引黄河之水滔滔东

去，故而得名。

黄河在河南省的总长度，三门峡市占了1/3。三门峡大小河流3000多条，黄河水系流域面积占其中的近90%。水域面积如此阔大，吸引了众多的鸟类。湿地最适合天鹅来栖息，市里到处能见到天鹅雪白飘飞的姿影，宛若一个童话之城。

也是在酒店，正跟朋友说着话，朋友指了指我身后的窗外，那就是黄河。我回头，看见一片大水，以及水边枯黄的植物，心情一时波荡起来，居然夜宿黄河边呢。

三门峡混池的黄河岸边，孕育了距今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。混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。它属于三门峡这个多水的地方，但却圈了起来，画地为池，像一个酒瓮。混池出产好酒。据《混池县志》记载：治东里许，玉皇庙沟有水极甘美，能助酒味，酿酒家多取之，故名醴泉。好水出佳酿，仰韶酒用醴泉水酿造，酒质清澈，口感绵甜。它的独特性不只是水好，还跟陶有关。仰韶酒用陶蒸酒，用陶藏酒，用陶盛酒，九粮九蒸，历经八十一道工序。

四

说黄河道黄河，可黄河哪里说得尽呢？黄河是一条河，但从来不只是一条河。河边的故事，随便拈几件，都够波澜壮阔的。比如说，4000多年前，黄河流域



金仁顺 郭红松绘

出现炎帝和黄帝两大部族，“炎黄子孙”因此而来；距今3600年的甲骨文的发现地殷都，也在黄河边儿上；还有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，以及随后出现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：造纸、活字印刷、指南针、火药，都出现在黄河流域。这一条大河，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历史和文化文明的点点滴滴散落在这条河里，犹如一粒粒沙，淘不完，数不尽。

还有诗。和黄河有关的诗，在黄河边写的诗，出生在黄河边的诗人写的诗——如果说黄河是部诗集，黄河有枯水期，而诗没有。黄河的诗兴诗情诗意，就像黄河在地图上的样子，是跳跃的、飞扬的，既天真又深沉，饱经沧桑又初心澄澈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一面镜子，几千年里，什么都映照见过，什么都蕴藉在其中，没有终结，只有未完待续。

（金仁顺，吉林省作协主席，著有《春香》《桃花》《白如百合》等作品，曾获骏马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，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、韩语等多种外语。）

左图：在河南省灵宝市后地黄河滩涂湿地，白天鹅在此越冬栖息。孙猛摄（人民图片）

下图：黄河三门峡段王官黄河湿地美景如画。孙猛摄（人民图片）

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年，在中国人的心里，不仅是一个时间的度量衡，更寄托着我们对亲人和家庭的美好情愫。

眼下这个牛年春节，将留给我们难忘的记忆。为了防控疫情，减少聚集和流动，许多人准备就地过年。正如专家们所说，这次春节留在当地过年，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公益事业，没有不认可的。就地过年是理所当然的，期盼了一年的春节不能回去，就地过年的人为整个城市、整个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在中国人的认知里，过年，不管是走亲访友，还是在家休整，本就是一场美好的赴约。这个春节，虽然许多人无法回到故乡，更不能尝到母亲亲手准备的年夜饭，尽管这让人无奈和遗憾，但美好不应缺席，也不会缺席。

这些美好，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就在身边。对每一个在异乡工作的人来说，住所和单位的路线往往被双脚走了无数遍，历经春夏秋冬，无论风霜雨雪。这一条路上，寄托着每个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只是，大多数时候，因为工作，忙于琐事，我们的脚步似乎被拘泥在这一条熟悉的路上。而这个春节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，从容地在这条路上走一走，这一次，不是匆忙赶路而是欣赏身边的美景，这一条奋斗路上，不只有绷紧的弦，也会有惬意的远眺与目光。

去仔细看看我们奔波的城市，平时，因为忙碌，许多人对工作和生活的这座城市了解得并不多。趁着今年这个春节，不妨去多看一看，逛一逛。到附近的公园转一转，闻一闻这里植物的芳香；去古老的建筑旁，听一听那些穿越时光的诉说。

虽身处异地，但我们与家人的亲情不会被这物理空间所阻隔。打开手机，给远方的亲人拨一个视频通话，与他们一起欣赏这座城市的风景，在屏幕中看看家乡的变化。也许你会发现，这座城市和家乡会跟以前你脑海中的不一样，它们的美好别具一格。

为了这份美好，许多人在默默奉献。在江苏海安，志愿者陪伴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学剪纸、做灯笼；在河北秦皇岛，社区为就地过年的环卫工人、快递小哥送上春联、饮料等物资，礼虽轻，情意重……

身边的美好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不是自己故乡的地方，不只有工作，也不只是漂泊，也会有许多美好等着你去发现。

如果你也是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，要在异乡度过这个难忘的春节，记得对自己和家人道一声感谢。



能看不能吃的鱼

朱幸福

曾有人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脑筋急转弯：什么鱼能看不能吃？和尚敲的木鱼。错！是看鱼。“看鱼”究竟是什么鱼呢？这还得从江南水乡的一个特殊风俗说起。

在皖南一带农家，遇有红白喜事、吃年夜饭或过年请客，酒席上总有一盆烧好的鱼，作为第一个菜端上来，放在八仙桌下席的右角，这盆鱼农家习惯上称为“坐盆鱼”“碗头鱼”，赴宴的人只能看而不能吃，故又形象地称为“看鱼”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每年过年，不管生活多么艰苦，哪怕只有一条鳊鱼或鲫鱼，母亲也要将鱼烧熟了，先是祭祖用一下，再就是等吃年夜饭时再端上桌子，凑足双数的菜。有一年桌上只有这一碟看鱼，没有供我们吃的鱼，我们兄妹几个馋得直流口水，但父亲总是严厉地管束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动看鱼一筷子，母亲则干脆将看鱼端到碗橱里藏了起来。

那一年正月初十前，家里来了好几拨客人，宴请了好几桌亲戚朋友，那盆看鱼每次都被加热好率先端上桌子，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动一筷子。显然，大人们是知道看鱼不能吃的，我们也只好咬牙忍住。

到了正月十四晚上，元宵节前夜，母亲将看鱼放在锅里重煮了一下，然后端上饭桌，告诉我们说：“这鱼今天能吃了。”我们将信将疑地看着父母，那样子不像是逗我们

玩的，几乎同时将筷子伸进了那碟看鱼，摇头、去尾、破肚、砍背，迅速将那碟看鱼夹进了自己的碗里，但那鱼肉已经粉了，没有半点新鲜鱼的味儿。

到第二年春节，当家里准备的年菜吃得差不多时，我们就动员母亲，让我们提前把看鱼吃了，免得到时候鱼坏了不好吃。母亲说“等过了三天后再吃吧”。到正月初四晚上，父亲正好走亲戚去了，母亲就把看鱼端出来给我们吃了。等父亲回来问起看鱼时，母亲说：“被野猫叼走了。”我听了躲在一边窃笑。

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，那是父母早就商量好了的。邻居小胖子听说我们家已经把看鱼吃了，回家就吵着要看鱼，不料却被他老顽固的父亲撵了一顿。小胖子不甘心，来了个瞒天过海，偷偷地将看鱼吃了半边，将没吃的完好一面的鱼翻在上面……也有的人家为了防止孩子偷吃看鱼，干脆将看鱼不烧熟，也不放味精、酱油、辣椒和盐，想偷吃根本无法下口。

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，家家户户的粮仓满了，鸡鸭猪鹅牛羊壮了，鱼塘的鱼也大了肥了，农民生活正在由温饱型向营养型转变，但看鱼这道菜还依然是第一个被端上席的，有的人家在饭店办酒居然也有摆看鱼的习俗。只是现在酒席上菜太多了，根本摆不下，看鱼第一个被端上来，很快又被端下去。

关于这道菜的由来，我查阅过一些资料，并没有详细的解释；也问过许多农村老人，他们也说不清楚，只知道是祖上传下来的。我以为这看鱼起码有两个作用：一是过去百姓日子穷，办酒席时菜要双数，还要荤素都有，上个看鱼既能凑数，也能为酒席装门面；二是酒席之上有吃的鱼，也有看的鱼，讨个“年年有余”“席席有余”的口彩吧！于是，这种能看不能吃的“看鱼”便各类宴席上频繁穿梭着。



莱州看海

提云积

与大海究竟有多远呢？如果在一个夜晚，天上的星星出来了，夜空静谧之时，莱州湾的涛声便会时时撞击进你的心里，连同梦境也是海浪涌动的涛声。说不准哪一朵浪花会带着一只小蟹在你的心里挠你的痒痒。又或许是有一条七彩的小鱼在你的梦里游啊游，牵引着你的梦向一个未知绚烂多姿多彩的地域游去，这一生一世都不愿意醒来，睡梦的唇边永远都挂着一抹甜美的微笑。

莱州虽是小城，但滨海，就引发了世人对这座小城的向往。如果在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里溯源而上，莱州无疑是大海波涛托出的一颗璀璨明珠，闪着熠熠的星光。《山左郡志》把莱州的比喻为“万壑朝宗之墟”。莱州在时间的海洋里荡起的波涛，与这现实中的大海波涛相呼应。

在一个落日余晖时分，我去海庙港等归来的渔船。渔港居城西。我到达时，码头上早有海鲜商贩和前来采买海鲜的游人，他们与船家谈论着今日的收获，顺便讲定了海鲜价钱，喧闹的场景如这码头外

的海潮，声声不息不休。海面上金鳞闪烁，正在归途的渔船浮在金鳞之上，白色的风帆如天上的云朵，渔船似从仙境游弋而来。

和一熟识的船老大打着招呼，“你们从何处来？”

“我们从海上仙山来！”船老大波涛里翻滚了数十年，脾性如这大海般宽阔敞亮。船老大大喜满脸，他的话引起了船员和岸上众人的喧笑。我知道，他们今日出海定有极好的收获。

当每一个夜晚如海潮漫卷而来，莱州小城每一处细微的空间里便会弥漫一股股丰美的海鲜味道，与从莱州湾飘过来的大海气息交融在一起，让你分不清这是烟火人间还是海上仙境。

如果是一个夏夜，星星出来了，淡月遥挂，炊烟衔着大海的气息笼罩着莱州这方富足的人世间，便会心生此处何处，此生何生的感念。恍然间，唯有大海的涛声连着日夕，与日月共长。

上图：莱州海边风光 来自网络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